

移民、性別與發展：菲律賓在台女性外勞之初探 研究

Migrati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Philippines' Exports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o Taiwan

林欽明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2008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4 月 25-26 日

移民、性別與發展：菲律賓在台女性外勞之初探研究

一、菲律賓海外女性勞工

菲律賓女性外移並散布於 130 多個國家從事家庭幫傭的服務工作，是當今全球無與倫比的國際移動景觀，海外女性菲勞可以說是全球化下典型的服務工作者。正如同 Nigel Harris 所言：「到處都可看到菲律賓女性，是名符其實的勞動力——休假的菲傭在香港或新加坡街頭聊天與抽菸，她們勤奮工作於日本的農田上，在巴林經營免稅商店，從倫敦到聖保羅全球絕大多數都市都可看到她們在從事清潔打掃的工作(Harris 1995: 15; cited in Parreñas 2001: 1)。」從 1990 年代初開始，海外菲勞亦有女性化的趨勢，女性已經佔有菲律賓海外勞工總數的一半以上(Philippines 2006)，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從事家庭幫傭的工作。根據定義，家庭幫傭是指那些受僱於個人或家庭，在私人房舍裡提供老人照護、兒童照顧以及/或是請潔打掃的服務工作者(Parreñas 2001: 1)。

基本上，特定性別的社會關係形成了男性與女性在國際勞工移動上不同的型態與經驗，在勞工市場有不同的集中狀況，不同的性別組合；兩性在移民社群裡分別有其各自的社會空間與網絡，有不同的移民家庭經驗。不過，菲律賓的情形可能有點不一樣，因為菲律賓的女性與男性是分布於全球不同的地區。女性通常移動至娛樂以及服務工作需求較高的地方，而男性則較傾向於從事粗重的生產以及建設工作(Tyner 1994)。另一方面，在 2001 年時，有相當大量的技術以及高薪的專業與技術人員被分派到國外，包括護士、醫師、工程師等等，他們現在已經佔了海外菲勞較大的比例。此外，根據政府統計，海外女性菲勞從 1992 年的 132,213 人快速增加到 2004 年的 208,328 人，從 2000 年至 2005 年之間，女性占了赴外工作人數的 70% 左右。即使是以男性為主的生產性勞工來說，女性菲勞的人數也逐漸從 2001 年的 13,755 人上升到 2005 年的 22,898 人(Philippines 2006)。

事實上，菲律賓海外勞工人口在不同國家的性別組成是極為不同的。譬如，中東的菲勞就以男性為多數，而女性則在其他地方佔多數。1991 年在日本的合法菲籍居民有 80% 為女性，1996 年在香港的菲籍人士有 83.3% 為女性，在香港的比率為 77.1%，在義大利的比率則為 78.3% (Philippine National Statistical Coordination Board, 1999)。

由於菲律賓男女性在不同區域之分布極大的差異，這顯示其女性外勞的移動是獨立於男性的移動，也就是說，她們並不是傳統的女性移民，她們既不是「依賴親屬」，也不是「二代移民」(secondary migrants)。甚至在美國(或義大利)，女性可能反而是促使其家人移民國外的領頭者。在美國，由於醫事人員的不足，菲律賓護士從 1960 年以來即經常被搶著僱用(譬如見 Ng 1998)。基於 1960 以及 1970 年代對專業婦女的直接招僱，以及 1960 年代人權運動的興起，這些女性傾向集中於美國(Pido 1986; cited in Parreñas 2001: 38; Tyner 1994: 598)。反之，在諸如歐洲、亞洲以及中東其他地區的海外女性菲勞，則集中在

低薪的服務部門(譬如見 Munck and Waterman 1999)。此外，許多菲律賓女性被非法走私販賣，也導致她們集中於性產業，尤其是在日本和中東(Sarmiento 1991; cited in Salt 1992: 1099)。

那麼，她們又是為什麼大量擁到台灣呢(從表一可見台灣是目前海外菲勞的第四大目的地)?這應該跟需求的上升，導致就業機會的發生有絕對的相關。隨著經濟結構乃至於人口結構的轉變，許多國家的現代核心家庭亟需家庭內部的幫手，尤其是中東國家(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卡達以及巴林)以及菲律賓臨近的國家，像是台灣、香港、新加坡、汶來以及馬來西亞。1988 年時菲律賓海外就業署(POEA)已注意到台灣對該國勞工所產生的工作機會，於是積極為其女性勞工爭取前來。光是香港的家庭僱傭需求從 1988 到 1989 年就激增了一倍。1987 年女性已經達到全部海外菲勞的 48.2%，1993 年增加到 55%，2000 年成為 64%，到了 2003 年已上升至 70% (Soriano 2006: 10)。大多數國外工作是所謂「勢微技術」(vulnerable skills)的工作，有許多是單身女性，有些甚至遭受身體與性的傷害、運賣、神秘死亡以及其他不幸的慘劇。

表一 海外菲勞前十大目的地

國家	2005 ^P	2004
1. 沙烏地阿拉伯	193,991	188,107
2. 香港	94,553	87,254
3. 阿聯	81,707	68,386
4. 台灣	46,714	45,059
5. 日本	42,586	74,480
6. 科威特	40,248	36,591
7. 卡達	31,418	21,360
8. 新加坡	27,599	22,198
9. 義大利	21,261	23,329
10. 英國	16,799	18,347

註：^P為初估。

資料來源：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 (POEA); 轉引自 Philippines (2006).

1988 年柯拉蓉總統下令禁止女性勞工赴海外工作，促使地主國紛紛與其協商希望達成較好的條件。美、加及歐洲國家相繼前來協商取得豁免，其他國家亦跟進。另一方面，阿奎諾夫人在歷經幾次的政變以及權力危機，也急於以恢復海外工作來挽救國內經濟。她甚至稱許海外女性菲勞無價的貢獻，稱她們為「當代英雄」(modern-day heroes)。到了1995年，發生新加坡菲傭殺死另一菲傭而被處死的事件，為羅慕斯總統帶來一絲危機，羅慕斯乃設法讓國會通過了共和法第8042號，也就是通稱的「1995年移民勞工法」(Migrant Workers Act of 1995)。

雖然歷經 1997-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菲律賓還是持續派遣更多的勞工赴

海外工作，在羅慕斯總統卸任時，其任內總共派出了 4,235,481 名的海外勞工。而即使接任的艾斯特拉達總統因第二度的人民力量(People Power 2)而很快下台，也在三年之內共派出了大約 2,094,470 位的海外勞工(Soriano 2006: 13)。

這些年來，菲律賓的外移女性勞工持續向技術性工作和式微部門發展。而在最近幾年，赴海外從事專業工作的數量繼續上升，尤其是諸如護士、看護、教師以及高技術勞工等專業部門。不過，就某些地區來說，特別是歐洲、亞洲與拉丁美洲，佔極大多數的菲律賓女性外勞，主要還是從事家庭幫傭的工作(日本除外)，這與其國內的就業結構實大大不同。具體來說，菲律賓女性在高階職位實在是低度就業，而在低階工作又過於密集，這實在不能真正顯示菲律賓女性的技術層次。比較表二與表三即可看出，女性經理、專業與技術人員佔國內女性總就業人數將近30%，而海外女性菲勞則佔了不到20%；相反地，國外的非技術勞工佔了超過50%的比例，也遠高於國內略高於40%的比例。海外女性勞工有明顯的高成低就的現象。

表二 2004 年海外菲勞之職業分布

	全部	男性	比例 (%)	單位：千人	
				女性	比例 (%)
總數	1,180	604		577	
政府官員、企業經理與組長	31	27	4.0	4	0.7
專業人員	87	34	5.6	53	9.2
技術人員與專業副手	109	60	9.9	48	8.3
辦事人員	45	20	3.3	25	4.3
服務與銷售人員	151	65	10.8	86	14.9
農牧漁獵人員	7	7	1.2		
貿易與相關人員	180	160	26.5	20	3.5
工廠與機械操作與組裝人員	195	172	28.5	24	4.2
勞工與低技術工	374	57	9.4	317	54.9
特殊職業	1	1	0.2	*	0.1

* 少於 500

資料來源：Philippines (2007).

二、女性移民與資金匯回

今天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記錄，都顯示海外勞工的匯錢回國超過開發中國家所收到官方援助的兩倍以上，而經常是這些國家最大的外部資金來源。就全球來說，2005 年有 1 億 9 千 1 百萬的海外移民總共匯了 2,320 億美元回國(INSTRAW 2007a)。女性佔了這些匯錢者的一半，所以她們對其母國發展的貢獻，也頗受矚目。

表三 2004 年菲律賓勞工之職業分布

單位：千人

	全部	男性	比例 (%)	女性	比例 (%)
總數	14,280	9,176		5,106	
政府官員、企業經理與組長	721	439	4.8	282	5.5
專業人員	1,310	403	4.4	907	17.8
技術人員與專業副手	714	338	3.7	377	7.4
辦事人員	1,302	481	5.2	821	16.1
服務與銷售人員	258	248	2.7	10	0.2
貿易與相關人員	2,109	1,732	18.9	377	7.4
工廠與機械操作與組裝人員	1,777	1,579	17.2	199	3.9
勞工與低技術工	5,960	3,842	41.9	2,118	41.5
特殊職業	129	114	1.2	15	0.3

資料來源：Philippines (2007).

一般來說，不論匯回資金者是男性或女性外勞，女性永遠扮演資金接收和管理者的角色。也就是說，男性通常都匯錢給其妻子，而女性則通常將錢匯給照顧其子女的女性親人(當然女性也會匯錢給其丈夫，尤其是當後者留在國內扶養小孩和管理家務時)。因此，女性在匯錢與地方發展的關聯性裏，即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同時，從匯回錢之運用方式的性別特質來看，儲蓄以及投資就成為地區發展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不過，女性為主要取得匯錢者，並不表示即有利於其提升個人或社會的賦權(empowerment)，因為錢的取得和賦權之間的關聯性，還是有許多的影響因素，包括婚姻狀態、社會階級、家庭組成、家庭內部權力的分配、性別模式、社會服務的取得等等(INSTRAW 2007b)。此外，就算女性取得了這些匯款的大部份，並不必然表示她們會決定該怎麼用，或必然會受利。所以，我們有必要仔細地區別誰取得了這些匯款、誰負責管理這些錢以及誰決定這些錢該怎麼用。

聯合國提高婦女地位國際研究訓練所(UN-INSTRAW)的個案研究發現，雖然某些情況下匯款確實提升了女性的賦權，但匯款的利益通常並不是在家庭內均等地分配。家庭並不是一個同質的或和諧的個體，不會有權力衝突或內部利益分配的不公。所以若假定女性的投資即自然會造成良性的循環，增加個人的賦權、家庭的福祉，並改善其社會與政治地位，那麼從許多女性創業的實例，我們發現這個假定並不完全正確。譬如說，以女性匯款來創立事業，雖然也面對了跟男性一樣的障礙，但卻因某些特質，而遭逢更大的阻礙，這些包括(INSTRAW 2007b)：

- 女性通常較低的教育程度使得她們較無企業能力，也在取得信用上遭遇更大的困難；
- 由於女性傾向花費較多的匯款於家庭的消費(特別是健康與教育方面

)，加上較不易取得融資，故其投資額也通常都較小；

- 由於投資較小，女性經營的事業也就較傾向於倚賴無償的家庭勞工，較沒有能力創造就業，也較通常採取家庭生存的經營策略，而非倚賴市場動能；
- 本於性別的模式，女性傾向於投資設立「適合於」女性的事業，像是美容院、小吃店、服裝店、雜貨店等等；
- 以上都會導致低利潤以及事業難以持久。

此外，若特別強調女性是匯款融資的主要收受者，以及小額貸款計畫的頭號申請人，則會使得女性被工具化，也就是被視為應該負責家庭的福祉，而且也要為整個社區的發展負責。¹亦即，女性的賦權並不是為了她們自己，而是為了他人的福祉。

三、她們獲得更多所得了嗎？

菲律賓女性外移是否達到預期的成效，大致上可以從其實際上獲得的所得，是否比其留在國內所產生的所得為大或小，來加以衡量。這雖然不是充分條件，但應該是必要條件。若考量移民仲介費用，以及離開家園放棄原來工作所損失的所得，那麼要在台灣工作並得到淨利益，大約需要工作超過一年的時間。一般來說，仲介費用及其他相關開銷(護照、醫療等)大約要花掉在台工作7到10個月的薪資(Chen 2003: 4, n. 5)，而若以台灣薪資水準要高於菲國當地的薪資二到三倍來說，一個菲傭是需要一年的時間才能使本利打平。故若不滿一年就解除僱用合約的話，那就很不划算了。有些人賠掉了原來的儲蓄，有些則欠了更多的債。因為她們時常必須預借未來的收入以支付先期費用，以及在國外較高的家用支出。基本上，她們必須預付一半的仲介費，然後再逐月從薪水扣繳剩下的費用，所以在前幾個月通常是無法匯錢回去的。這些損失的所得，即必須以借錢來彌補。許多無法完成第一年工作而中途結束的菲勞，還是會再次嘗試新的海外工作機會，因為這是她們補償原有損失，並使其家庭向上提升的少數機會之一。其中也不乏例子，有人必須變賣家產籌錢預付仲介費用，使得其家人陷入缺乏基本生存工具的困境(Chen 2003: 4)。

不過，大部分女性菲勞還是都能至少還清了仲介費及其他費用，並取得比她們在國內多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有些人雖然賺了錢回到國內，但收入驟減，儲蓄很快耗竭，就好像根本沒有出國一樣。而事實上，有許多人確實為其家園重新整修，有些將原來的椰葉屋翻修成鋼筋水泥，購買現代的家具。許多買了土地，還清原來的貸款，並為其父母買了終身健康保險。小孩被送進私立學校，也有能力進大學，社會地位提升的前景看好。不過，這樣的好景能否持久呢？高水準的消費、小孩在私立學校高昂的學費或是大學教育的完成，是否

¹ 這並不是在否認匯款與小額貸款的價值，因為如何將這些匯款彙集成基金，以轉化成可供投資的小額融資，是菲律賓等勞工輸出國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發展組織及利推動的方案，而且也受到多方的讚揚。譬如見 INSTRAW (2007a)。

有能力做得到呢？²

這裡我們所關心的是，如果這些女性菲勞的遠赴國外是為了向上提升與確保生活的安全，那麼她們照理應該把儲蓄投資於創造所得的事項上。這當然也是大多數人的意向，她們幫助親人的小孩接受更好的教育，顯然是著眼於對未來所得的投資。不過，實際上的投資則很難真正產生足夠的所得，以及得上她們在海外的收入。旋不久，她們可能又得將某些資產賣掉，以填補生活上的不足。對有些人來說，唯一的解決途徑可能是必須再次踏上出國之路，在國外繼續工作個幾年。

菲律賓是全球接受海外移民匯款前五大國(見表四)。菲律賓 1997 年的家庭所得與支出普查(FIES)發現有 6.2%的家庭依賴國外的匯款為其主要所得來源，也就說有 881,263 個家庭所得來自海外(Go 2002; cited in Bagasao 2005: 137)。如前所述，雖然海外匯款大多用於消費，但若是支用於教育、醫療以及住家，還是可以發揮乘數效果，有利於國家發展。而且，海外移民有助於舒緩國內的高失業率，失業率在 1990 年代末曾高達 12.4%。此外，海外匯款也有助於國際收支赤字以及外匯存底的緩衝，尤其在金融危機的時期更是發揮極大的濟助效果。在 1990 到 1999 年期間，國外匯款平均貢獻了出口收入的 20.3%，以及國內生產總額 (GDP)的 5.2% (Go 2002; cited in Bagasao: 137)。從表五我們亦可看到 2004 年海外菲勞匯款回國內的情形。

表四 2004 年十五大外匯匯回國家

排名	國家	十億美元	排名	國家	佔 GDP 比
1	印度	21.7	1	東加	31.1
2	中國	21.3	2	摩爾多瓦	27.1
3	墨西哥	18.1	3	賴索托	25.8
4	法國	12.7	4	海地	24.8
5	菲律賓	8.6*	5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22.5
6	西班牙	6.9	6	約旦	20.4
7	比利時	6.8	7	牙買加	17.4
8	德國	6.5	8	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	17.2
9	英國	6.4	9	薩爾瓦多	16.2
10	摩洛哥	4.2	10	宏都拉斯	15.5
11	塞爾維亞	4.1	11	多明尼加	13.2
12	巴基斯坦	3.9	12	黎巴嫩	12.4
13	巴西	3.6	13	薩摩亞	12.4
14	孟加拉	3.4	14	塔吉克斯坦	12.1
15	埃及	3.3	15	尼加拉瓜	11.9

² 這一類的敘述不少，譬如見 Parreñas (2001)，特別是 Chap. 6; Asis (2004); Chen (2003); Bagasao (2005)。

註：依據中央銀行(BSP)的資料，匯款/GDP 比由國會計畫暨預算部(CPBD)重新估算後，菲律賓所佔比率成為 9.9%，從原來世界銀行所排序的第 11 名向後滑落。
資料來源：World Bank; 轉引自 Philippines (2006)。

表五 2004 年海外菲勞(OFWs)之資金匯回

	總數	匯回之現金	攜回之現金	實物
全部				
OFWs 人數(千人)	889	861	126	169
總金額(千披索)	64,713, 270	50,395,028	11,194,953	3,123,226
平均金額(披索)	72,795	58,520	88,530	18,519
男性				
OFWs 人數(千人)	450	435	82	81
總金額(千披索)	42,159,518	32,327,489	8,151,840	1,680,189
平均金額(披索)	93,613	74,267	99,995	20,738
女性				
OFWs 人數(千人)	439	426	45	88
總金額(千披索)	22,553,689	18,067,539	3,043,113	1,443,037
平均金額(披索)	51,420	42,425	67,728	16,468

資料來源：Income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Division, *Survey on Overseas Filipinos* (Manila: Household Statistics Department, Philippine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http://www.census.gov.ph/data/sectordata/2005/of0407.htm>).

除了對國家帶來上述的利益，海外移民也可能使得所得不均的成長過程更為持久，並產生了過度倚賴海外匯款的社會文化。海外匯款的注入，使得必需的國家治理之改革的痛苦往後延伸，這些改革若採行所得均等措施可改善所得分配的困境，也可能促使國家正視控制人口膨脹的問題。而為了延緩這些國家發展必須的陣痛，海外移民即導致更多的移民，就如同滾雪球一樣，直到有一天，國內經濟成長的動力達到一定的強度之後才可能反轉這個趨勢。從表六可看到，菲律賓在 2003 年的貧窮率為 30%，只比柬埔寨、寮國乃至蒙古略低。而所得分配的不均更是亞洲各國的最末，基尼係數比中國、柬埔寨都高，2000 年最高與最低所得五分之一人口的差距達到將近十倍。從表七亦可看到，從 1997 年到 2003 年菲律賓所得分配的情形並沒有改善的跡象。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研究，海外移民的趨勢只有當一個國家每人所得達到五千美元的時候才會反轉。因此，除非菲律賓能將人口成長減緩，否則若要達到這個所得水準的轉捩點，就必須以每年 10% 的速度持續成長到 2024 年。可惜的是，菲律賓人口成長率是整個亞洲平均的兩倍，而儲蓄率又只有其鄰近高度發展國家的一半(Abella 2002; cited in Bagasao 2005: 138)。

海外菲勞的匯款並未改善國內的所得分配，一個可能的主因是其海外勞工起源地區以及所得階層的分布。Rodriguez and Horton (1995)以菲律賓 1991 年的 FIES 調查資料所做的研究發現，移民並匯款回國的家庭與未移民並未匯款回國的家庭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在都市，並且通常比後者具有較高的家庭所得

與支出。他們還發現，移民家庭的家長年齡稍大，為女性的比例也較高，而且也受過較高的教育。這些都指出，海外移民主要來自都市、較富有、教育程度較高的家庭，所以他們的匯款回國只會使得所得分配不均更為惡化，而非改善。

表六 東亞各國之貧窮與所得分配指數

	貧窮率 ^a				每天所得少於1美元(PPP)人數之比率(%)			最高與最低五分之一所得比		基尼係數
	整體	都市	鄉村							
東亞										
中國	3.1	...	...	(2003)	13.4	(2003)	10.6	(2001)		0.447
香港	...	...	...		...		9.7	(1996)		0.434
南韓	3.6	...	...	(2000)	...		5.2	(2003)		0.306
蒙古	35.6	39.4	32.6	(1998)	18.9	(2003)	9.1	(1998)		0.303
台灣	0.8	...	...	(2003)	...		6.1	(2003)		0.345
東南亞										
柬埔寨	34.7	...	...	(2004)	33.8	(2003)	4.7	(1999)		0.450
印尼	18.2	14.5	21.1	(2002)	6.5	(2003)	5.2	(2002)		0.343
寮國	33.5	...	...	(2002)	28.8	(2003)	5.4	(2002)		0.347
馬來西亞	7.5	3.4	12.4	(1999)	0.2	(2003)	7.1	(1999)		0.443
緬甸	26.6	20.7	28.4	(2001)	...		...			...
菲律賓	30.0	...	...	(2003)	14.1	(2003)	9.7	(2000)		0.461
新加坡	...	...	...		...		9.7	(1998)		0.425
泰國	9.8	4.0	12.6	(2002)	0.7	(2003)	7.7	(2002)		0.420
越南	19.5	...	...	(2004)	9.7	(2003)	6.0	(2002)		0.370

^a 低於各國所訂定的貧窮線者。

資料來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6).

表七 菲律賓基尼係數

	基尼係數
1997 ^a	0.49
2000 ^b	0.461
2003 ^c	0.48

^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3.

^b 見上表。

^c Virola (2005).

Rodriguez 的另一篇文章(1998)將基尼係數再細分，更一步証實與強調他與Horton 在前一篇文章的結論。他們並指出，過去研究得到所得分配改善的結果，是因為他們通常假定若這些人不出國工作的話，所得將為零，這樣的做法會低估所得分配惡化的程度。後來 Ravanilla and Robleza (2003)亦從移民來源的所得不均探討，還是得到相同的結論——國際移民促成了所得分配的不均，而且在鄉下地區更甚於都市。不過，他們還指出，這種不均的情形會趨於減緩，雖然移民潮最初使得所得不均加遽，但最終將會誘使較多的低所得者外移，而逐漸減少所得的差距。

四、是英雄？是烈士？

柯拉蓉總統稱這些匯錢回國的海外女性移民為新國家英雄，不過從前述我們實在看不出她們是否有助於降低國內的貧窮率或所得不均，這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探討。我們可以推斷，當這些女性決定赴海外工作時，心裡想的並不是如何對國家或社區有所貢獻，也許只是希望藉由自我的犧牲，讓自己的家庭生活過得較好。而若連這樣的目的都沒達到，那麼也許可以說，是她們犧牲得還不夠之故。

一個未婚的女性菲勞，通常會說是為了支助其父母和弟妹而來台工作。這一方面是以自己相對性的犧牲，來回報父母過去的犧牲，另一方面則是盡身為大姊的職責，Chen (2003: 8)稱其為大姊症候群 (*ate syndrome*)。在許多人類社會似乎都有這樣的現象，一個未婚的大姊經常會負擔起母親的責任，照顧其弟妹，Belen Medina 稱其為母親替身 (*mother surrogates*)(Medina 1991: 128; cited in Chen 2003: 8)。當母親在海外工作時，大女兒即會扮演家裡母親的角色，而從國外進來的匯款也經常越過父親，直接交給大女兒。這個扮演母親的大姊，也經常就義不容辭地為其弟妹犧牲。而當這樣的大女兒遠赴國外工作時，她除了賺錢幫助父母的家用，也自然幫助其家裡的弟妹繼續升學；有些在幫其弟妹完成學位之餘，還會繼續幫助解決其弟妹的子女的教育問題。在有些例子裡，海外的菲傭為其家人辛苦了數十年，終於決定返鄉之際，她的父母卻叫她不要回去，因為家裡房子需要翻修，她的姪子與外甥要上學，都要靠她。這種長女的心態，不是其弟妹妹能真正了解，而且也不會想去學習的。³

這些海外女性菲勞被國人視為英雄，不過若其辛苦對國家貧窮的消除或所得均等沒有多大貢獻的話，那不就只能說她們是慘烈犧牲的烈士！不過，這些都是從其母國來著眼，而忽略了地主國(外勞接受國)的角色。從勞工輸出國的角度來說，它把國民送到國外工作，是為了部份解決其發展上的困境，希望能獲得一定外匯的收入，助其提升發展的水準。由此看來，這些海外勞工是被工具化了，其本國注重的是勞工匯款對國家發展所帶來的助益。反之，這種移民與發展的聯結性，對外勞輸入國來說，是採完全不同的評斷標準，它主要的著眼點是安全與勞工市場。從這種移民與發展之聯結關係來看，勞工輸入國當前的社經組織與結構，應該是要做為發展的典範。雖然勞工輸出、入國的著眼點不盡相同，但從移民者的處境來說，他們絕對不只是影響到單一的國家，而是涵括跨國的發展過程。菲傭的海外工作，維繫了跨國家庭的生活—富有的輸入國之社經體系極端倚賴其勞力與貢獻，而其貧窮的母國則要求她們負起社區發展的責任。這些女性為其(自己及他國家庭的)家人所展現的利他心，甚至犧牲了自身的福祉，當被雙方國家拿來頌揚之時，她們被工具化的意味實極濃厚。

4

³ Chen 從她的實地訪查裡發現，當她問一個海外菲傭最小的妹妹，是否會希望和其大姊一樣，也離家工作支助家裡的所得，回答是：「這[只]是大姊的事情。」她似乎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姊姊本來就應當承擔母親的責任，就如同一個小孩自然地期待從其母親取得食物一樣。見 Chen (2003)，pp. 8-9.

⁴ 聯合國 INSTRAW 在其有關海外匯款的研究計畫裡，特別強調女性人力發展的「厚」(*thick*)概

若如上述，那麼也許我們不該太過注重移民匯款對經濟發展的的影響，而應多關注社會匯款(social remittance)的問題——匯款會改變社會結構以及文化實踐。特別當海外勞工回國之時，也會將想法與態度帶回國。這種社會匯款對社會結構與價值的影響，就如同前述之財務匯款一樣，也是不甚確定的。譬如說，匯回的所得可以幫助一個女孩完成學業，而不致提早輟學，在家裡或到農田去工作。同理，這樣的社會變遷亦將提升年輕女孩的志向，繼續完成學業與訓練，而導致未來更高的收入。這是正面的效果，反之，也可能造成負面的效應。若海外移民帶回來非傳統的態度，亦可能為家庭或社區造成更大的不和諧。

同時，如前所述，許多接受海外匯款的家庭是女性領頭，很多是年長的女性。這種女性家長的家庭，不論是關於財務資源或消費型態的決定，都會與男性家長的家庭有所不同(Piesse and Simister 2003; cited in Chimhowu, Piesse and Pindet 2005: 92)。女性較傾向於將匯款用於諸如幫助弟妹就學或父母健康照護等福利性的支出，反之，男性，則較傾向將錢匯入自己的存款帳戶，或投資於房地產以備將來自己的需用。男性也較可能將電視或汽車帶回國，供自己使用(Yang 2004)。故當這些移出者體會到無論如何都當不成英雄時，女性可能還是會決定當個烈士，男性則傾向追求自保。

五、結論

本文主要是藉由菲律賓女性移民到諸如台灣等國家工作的經驗，從其匯款回國的支出型態，來看海外移民對本國發展的影響。我們從初步的結果，實在看不出這些匯款對國內貧窮的消除或所得的不均會有多大正面的效果。不過，若從較長期的觀點來看，或是社會匯款的角度來說，這些遠赴國外的「英雌」不論是為貧窮地區女性帶來傳承的觀念，或是改變社會結構的正面思維，都對其本國的發展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參考文獻

- Abella, Manolo. 2002. "Filipinos Are Bound to Be a Global People." Address delivered at Outstanding Overseas Filipino Awards, manila, November 21-22.
- Asia Development Bank. 2006. *Key Indicators 2006: Measuring Policy Effectiveness in Health and Education* (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Key_Indicators/2006/xls/MDG01.xls).
- Asis, Maruja M.B. 2004. "Caring for the World: Filipino Domestic Workers Gone Global." In Shirlena Huang, Brenda S.A. Yeoh and Noor Abdul Rahnman, eds., *Asian Women as Trans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1-53.
- Bagasao, I.F. 2005.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In Samuel Munzele Maimbo and Dilip Ratha, eds., *Remittances: Development Impact and Future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33-42.

念——提升海外女性勞工的能力(capabilities)與自由(freedom)，不能光從個人的層面來看，還應同時兼顧微觀(micro)、微型(meso)以及宏觀(macro)的層面。見 INSTRAW (2007c)。

- Chimhowu, Admos, Jenifer Piese and Caroline Pinder. 2005.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Samuel Munzele Maimbo and Dilip Ratha, eds., *Remittances: Development Impact and Future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83-102.
- Go, Stella. 2002. "Migr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Behavioral Studies, De La Salle University, Manila.
- Harris, Nigel. 1995. *The New Untouchables: Immigration and the New World Worker*. New York: Penguin.
- INSTRAW. 2007a. "Gender,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Women Migrants Must Be Better Heard to Make Remittances More Effective for Development , Urged a UN Top Official." UN-INSTRAW press release, July 10 (<http://www.un-instraw.org/en/media-center/press-releases/gender-migration-and-remittances-3.html>).
- _____. 2007b. "Remittance." United Nations-INSTRAW Working Paper 4 (<http://www.un-instraw.org/en/publications/gender-remittances-and-development/working-paper-4-remittances/download.html>).
- _____. 2007c.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INSTRAW Working Paper 3 (<http://www.un-instraw.org/en/publications/gender-remittances-and-development/working-paper-3-migration-and-development/view.html>).
- Medina, T.G. Belen. 1991. *The Filipino Family: A Text with Selected Readings*.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 Munck, Ronaldo and Peter Waterman, eds. 1999. *Labour Worldwid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lternative Union Model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Ng, Franklin, ed. 1998. *Asians in America: The People of East,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in American Life and Culture*. Vol. 3, *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Gender*.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2001.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ippin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ngressional Planning and Budget Department. 2006.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Fact in Figures*, May, No. 1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cpbd/fnfofw.pdf>).
- Philippines. National Statistical Coordination Board (NSCB). 1999. *Women and Men in the Philippines: Database*. Makati City: NSCB (<http://www.nscb.gov.ph/activestats/gender/migration/migration.asp>).
- Philippines.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2007. "Gender Quickstat: As of 1st Quarter 2007." <http://www.census.gov.ph/data/quickstat/qsgender07q1.html>.

- Piese, Jenifer and J. Simister. 2003. "Bargaining and Household Dynamics: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and Financial Control on Nutrition Outcomes in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70(7), 163-72.
- Ravanilla, Nico M. and Eduard Joseph P. Robleza. 2003. "The Contribution of OFW Remittances to Income Inequality: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http://www.econ.upd.edu.ph/students/sicat_award/2003/1st_best_ravanilla-robleza.pdf).
- Rodriguez, Edgard R. 199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hilippin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6(2), January, 329-50.
- _____ and Susan Horton. 1995. "International Return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in the Philippines." Working Paper No. UT-ECIPA-HORTON-95-0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repec.economics.utoronto.ca/files/UT-ECIPA-HORTON-95-01.ps>).
- Salt, John. 1992.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6(4), Winter, 1077-1111.
- Sarmiento, J.N. 1991. "The Asian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9(2), 195-204.
- Soriano, Jaime N. 2006. "The Filipino Diaspora: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 <http://soriano-ph.com/wp-content/uploads/2007/01/filipino-diaspora.pdf>.
- Tyner, James A. 1994.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ed Migration from the Philippine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3(4), 589-617.
- Virola, Romulo A. 2005. "The FIES of the Rich: Truth or Consequence?" Manila: National Statistical Coordination Board (NSCB) (http://www.nscb.gov.ph/headlines/StatsSpeak/121205_rav_fies.asp).
- Yang, Dean. 2004. "How Remittances Help Migrant Families." Migration Informatio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December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Feature/display.cfm?ID=270>).